



書 體 六 圖

典 謨 訓 誥 命 誓

圖書全編卷十

南昌後學章潢

孔安國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及于周
截浮詞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
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
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竝受其義

孔穎達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文繼伏生之下則知尚
字乃伏生所加也

程頤曰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
所以事君

熹曰欽之一字書中開卷第一義也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
又曰高宗篤學于其盤六經至此方言學字又曰書有古文

文古文乃屋中之書今文乃伏生口傳又曰書有兩體有極
曉者有極難曉者如盤庚大誥多方多士之類恐是當時召來
之命之至于湯誥微子之命君陳諸篇則脩其詞命

呂祖謙曰書者堯舜禹湯文武皋夔稷契伊尹周公之精神心
術盡寓其中觀書不求心之所在夫何益欲求古人之心盡吾
之心然後可以見古人之心

蔡沈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
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
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
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至於言天則

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施
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
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
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

真德秀曰五十八篇之書無一語不及天無一語不主敬

董鼎曰孔子斷自唐虞訖于周者蓋以前乎五帝為三皇世尚
洪荒後乎三王為五伯習尚權譎故自唐訖周以定百篇之書
一書之中其于明德新民之綱脩齊治平之目即堯典已盡其
要而危微精一四言所以開知行之端主善協一四言所以示
傳約之義務學則說命其入道之門為治則洪範六經世之

也他如齊天運則有羲和之曆定地理則有禹貢之篇正官
則有周官之制度脩已任人則有無逸立政諸書煨燼壞亂之
餘而宏綱實用尚如此又曰六經莫古于書易雖始于伏羲然
有卦未有辭始于文王耳六經莫備于書五經各主一事而
作耳易主卜筮洪範之稽疑也禮主節文虞書之五禮也詩主
咏歌后夔之樂教也周禮設官六卿率屬之事也春秋褒貶舉
陶命德討罪之權也五經各主帝王政事之一端書則備紀帝王
政事之全體修齊治平之規模事業盡在此書

書總論

書以道政事也後儒有指為二帝三王之心學何

心法達之為治法聖人之實學也書云孝乎惟孝友之身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可見政事不獨君相為然凡日用間何一非政何一非心學哉但善觀書者即政事而得其心學之精不善觀書即心學而指為政事之迹試觀二典三謨匪徒允執厥中危微精一堯以是傳之舜以是傳之禹也皋陶益稷所以都兪吁咈于朝堂者不過兢業維幾維康之儆戒已爾是唐虞之際其君臣相與有成一如後代師友之誨勸勉故朝廷政事皆心學之精微也以至禹貢祇台德先之言五子逸豫滅德之歌胤征威克愛克之戒孰非大禹之心傳哉嗣是而湯誥維皇上帝降衷下民厥有恒性克厥猷維后泰言維天地

物父母維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是湯誓誥於征伐莫非此學也然仲虺伊尹之于成湯太甲傳說之工高宗皆學焉後臣者也觀其制事制心立愛立敬遜志時敏終始典學之說後先如出一轍所以太甲克終厥德高宗躬默思道端有自焉推之而箕子之洪範所云皇建有極亦皆有商家學至于召之旅獒周之無逸其所告戒於君者一皋陶伊尹之心也所以成王之顧命謂思夫人自亂於威儀爾毋以釗冒貢於非幾康王之誥謂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君臣之間亦可謂咸有一德矣若夫大誥以後諸篇皆成王周公所共事焉其中曰若涉春冰曰惘瘳乃身曰明作有功效之俗曰

惟強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立政若止於言政也
三有宅心灼見三有後心周官若止於建官也乃曰作德心逸
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其詳不能備舉傳至呂刑之德威德明泰
誓之斷：休而政事之間孰非學也然則學也政事也一也
况總其大旨而敬天勤民不有以揭書之要乎夫何書之學不
明于後世而學專務內不能見諸行事之實者固不免虛寂之
是尚然功名富貴之士又皆以政事為口實寒々千百載允君
子之圖維未聞論道經邦以帝王學術相儆戒焉何怪乎世道
不唐虞三代若我噫學之一字始於說命故曰學於古訓乃有
獲讀二帝三王之書者其思之

讀書大旨

讀書經領
後附先儒說

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
書則每事別記以其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
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
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紀理或更歲月或歷數年其
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
尚書初讀似於已不相干後來熟讀見堯舜禹湯文武之事皆
切於已

先生問尚書如何看答曰須考歷代之變曰世變難看唐虞三
代事浩大闊遠何處測度不若求聖人之心如堯 考其所以

事君且如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讀豈不見之心大抵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著意解者有畧須解者有不可解者如仲虺之誥太甲諸篇只是熟讀義理自明何俟於解如洪範則須著意解如典謨諸篇辭稍雅奧亦須畧解如盤庚諸篇已難解康誥之屬則不可解矣

某嘗患尚書難讀後來先將文義分曉者讀之聲牙者且未讀如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下是實理堯之所以為君舜之所以為臣皋陶稷契伊傳輩所言所行最好綢繆玩味體帖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別

問尚書難讀益無許大心曾他書亦須大心曾方讀得如何

子只說尚書曰他書却有次第且如大學自格物致知以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多少大命羲和定時成歲便是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恁地若不得一箇太底心曾如何了得

二典三謨其言雅奧學者未遽曉會盤庚等篇又難看如伊尹告太甲五篇說得極切其所以治心脩身處雖為人主言然切無貴賤之別細讀極好

書且看易曉處其不可曉者不要強曉縱曉得出恐未必是當時本意近世解書者往往皆是穿鑿如呂伯恭亦不免此

看尚書漸々覺得曉不得便是有長進若從頭到尾一得便是
亂道讀尚書有一箇法半截曉得半截曉不得曉得底看曉
不得底且闕之不可強強通則穿鑿
盤庚五誥之類實是難曉若要添減字硬說將去儘得然只是
穿鑿終恐無益耳

如微子篇且認微子與父師少師哀商之淪喪已將如何若其
文義知他當時言語如何自有不能曉矣

書中易曉處真易曉其不可曉處且闕之如盤庚之數非特不
可曉便曉得亦要何用如周誥等篇周公不過說周所以合
代商之意是他當時說話其間多有不可解者六且觀其

意所在而已

書中不可曉處先儒既如此解且只得從他說但此一段如此
訓詁說得通至別一段如此訓詁便說不通不知如何

盤庚篇不可曉如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至嘉績朕邦全無意
義又當時遷都更不明遷之為利不遷之為害何故說得都
無頭且如今要告諭民間一二事做得幾句如此他曉得曉
不得中篇又說神說鬼若使如今誥令如此好一場大鶻突
尋常讀尚書讀得伊訓太甲一德便著靴過盤庚却看說命
要之讀尚書可通則通不可通姑置之

周公不知其人如何其言聲牙難曉如書中周公之一便難讀

立政君奭是也最好者無逸中用字亦有講張為之語至若周官蔡仲等篇却是官樣文字必當時有潤色之文

尚書只是非心平氣闕其所疑隨力量看教淡洽便自有得力處又曰其間大體義理固可推索但於不可曉處闕之而意義深遠處自當推究玩索之也

某嘗欲作書說竟不曾成如制度之屬抵以疏文為本若其他未穩處更與挑剔令分明便得

與仲默帖云書說未有分付處尚書且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所難通諸說此間亦有之但蘇氏傷於簡林氏傷於繁王氏傷於鑿呂傷於巧然其間儘有

處

荆公不解洛誥但云其間煞有不可強處今姑擇其可曉者釋之今人多說荆公穿鑿他却有此處若後來人解書則又却須要盡解

東坡書解說著處直是好他看得文勢又筆力過人發明得分外精神問但似失之簡曰也有只消如此解者

伯恭解書自洛誥始其文甚闢熟其問之云有難通處否初云亦無甚難通處後方去果有難通處今只是強解將去耳伯恭直是說得書好但說不通處却一向解去故有尖巧之病也是伯恭天資太高所以不肯闕疑

後數年再會於衢伯恭始謂予曰書之文誠有不可解者甚悔
前日之不能闕所疑也予惟伯恭所以告予者雖其徒亦未
必知因具論之使讀者知求伯恭晚所欲闕者而闕之庶幾
得其所以書矣

林盡解儘有好處但自洛誥以後非他所解

鄱陽柴氏與尊已程氏書曰唐虞三代聖帝明王與其良臣碩
輔精神心術之妙推之天下以為大經大法者盡在於書嘗
謂善言道者必有至要不可易之論如詩之思無邪禮之無
不敬皆可蔽以一言吾友深於書者必有至要不可易之論
願蔽以一言以為讀書之指南程氏答曰讀書必有綱領

其綱領而提之則其間世變之殊事為之異皆可會而通之
一以貫之五十八篇之所載唐虞三代聖君賢相撫世酌物
殊時殊事而可蔽以一言者其在於允執厥中乎是中也隨
事而有聖賢之於是中也當事而存是故堯舜之禪受堯受
之執中也禹之傳子禹之執中也湯武之放代湯武之執中
也伊尹之相太甲周公之輔成王伊周之執中也親如瞽瞍
而不克諧以孝則非為人子之中頑如有苗而不誕敷文德
則非格遠人之中君如紂而不去不囚不死則非微子箕子
比干之中水土不平毫不遷洛不作則非極民定業之中其
他如訪箕子以傳道誅三監以安周董正治官居喪出誥訓

夏贖刑攘戎悔過與允脩身任賢奉天畏民保治遵法紘忠
輔德因革廢置寬嚴久遠迹雖差殊理實一致無非隨時順
理因事處宜各當其可各適其中而已故堯之授舜舜之授
禹自執中之外無他語而湯之諸君所以相與繼天立極與
其諸臣所以相與扶世立教大抵皆以此中相傳而易地皆
然者也此所以上契天心下合民情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者也然異乎子莫之執中者聖賢固有精一之功而非徒中
之強執也堯舜性之雖不俟於精一而自然能合乎中湯武
而下反之則必由此而後造於粹然之地焉以是觀之則知
書之要而唐虞三代之秘網要旨雖不中不遠云云

程氏又答友人問曰前輩謂讀書要識聖賢氣象亦謂讀尚書

亦當識唐虞三代之氣象唐虞君臣交相儆戒夏商以後則
多臣戒君耳禹皋戒君儆於未然辭亦不費夏商以後則事
形而後正救之如太甲高宗彤日旅獒等篇且反覆詳至不
憚辭費矣觀啟與有扈戰于甘野以天子之尊統六師與一
強諸侯對敵前此未聞也湯之代夏自湯誓湯誥外未嘗數
桀之惡且有慙德武王伐紂則有泰誓牧誓武成凡五篇歷
歷陳布惟恐紂惡不自已心不明略無回護意矣伊尹諫太
甲不從而放之前此無是也使無尹之志則去鬻拳無幾然
太甲天資力量遠過成王太甲悔悟尹遂可以告歸周公則

讒疑交起雖風雷彰德之餘宅中圖大之後不敢去國且切
切挽召公以同心輔佐用力何其艱也堯以大物授舜以
大物授禹此豈細事而天下帖然無異辭盤庚以圮于耿而
遷國本欲安利萬民而臣民謹誨至勤三篇訓諭而僅濟然
盤庚猶可也周之區處商民自太誥以後畢命以前藥石之
飲食之一以為龍蛇一以為赤子更三紀之久君臣共以為
國家至大至重之事幸而訖於無虞視堯舜區處苗頑又何
甚假而甚勞精一執中無俟皇極之煩言欽恤明刑何至呂
刑之滕口降是而魯秦二誓見取於經而王迹熄霸圖兆矣
世變有隆污風俗有厚薄固應如此引而伸之端類而長

讀書者其毋苟乎哉

發源滕氏尚書大意序曰書之大意一中字而已允執厥中書
所以始咸中有慶書所以終以此一字讀此一書迎刃而解
矣

問書何為而作也曰書者古之史也蓋古者帝王必有史官
允言行政事史皆書之以垂後世若虞書則虞史所書夏書
則夏史所書下及商周無不皆然此書之所由作也曰然則
何以謂之尚書也曰古字尚與上通謂其記上古之事後人
尊尚之而為經曰書記上古之事故周禮有外史以掌三王
五帝之書蓋其或先天以開人或因時而立政皆有書也乃

夫子斷書則自唐虞而下何也曰古者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帝嚳唐堯虞舜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然三墳之書洪荒之世事無考證夫子已不錄矣之宋毛漸乃謂得之於西京其書有山墳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之事有氣墳言歸藏生物長育止殺之事有形墳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之事然其文意淺陋粗鄙皆不足為經典也若少昊而下雖曰常道然無關治體且皆非信史官之制起自唐虞故堆堯舜二典為萬世君道臣道之極蓋首於欽之一字為心學之要克明俊德一條啟大學之端允執厥中肇中庸之旨曆象授時定時成歲得敬天如民之道焉

萬世曆家之宗惟精惟一開博約明誠之教蓋廿二道原中一非前代比故夫子斷自唐虞因而祖述之者也曰古書又有八索九丘之說今皆不見於經何也曰八索者求八卦之義也九丘者聚九州之風物也楚左史倚相猶能讀其書夫子以其非經常之道也故讚周易而出八索述職方而除九丘定以為經者凡百篇此其說之所以不見於經也曰夫子定書百篇今書止五十八篇而又有古文今文之別何也曰夫子書本百篇至秦始皇下焚書之令夫子九世孫有孔騰孔鮒者急藏書於夫子之堂壁中及漢文帝封其弟共王於魯命毀孔宅為宮室毀其外堂得所藏壁中書既又入內忽聞金

石絲竹之音懼不敢毀遂以書還孔子十世孫安國上之於
朝然其簡編脫落所存僅二十篇而已文帝求能治尚書無
其人時有齊人伏生名勝者舊為秦博士官能通其義文帝
聞而召之時生年九十不能行乃命太常使晁錯往受之生
老不能正言讀之使其女傳言以教錯復得三十三篇合之
得五十八篇嘗考殿公有言謂秦王使徐福入海求仙而福
携書去日本其真本百篇猶在也故日本刀歌有云徐生行
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
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空流涕
鏞瀝短刀何足云則其書虽有而無從得之此書所以止五

十八篇蓋出於孔壁為古文而出於伏生者為人文也曰古
文多平易今文則多艱何也曰此先儒所嘗致疑而辨之者
也蓋古文出於孔壁皆蝌蚪之文無有差訛者也今文出於
伏生者皆漢之隸書安國定蝌蚪為隸書既不能無訛矣當
時又其女傳言以教錯則訛而又訛者也此古文所以多平
易今文所以多艱澁也然既並列於經而傳世久矣則當闕
其疑而不必深辨也曰書自呂刑而下若文侯之命乃速遷
以後書費誓則魯國之書也夫子錄書係於天子之後何也
曰此猶詩亡而春秋作也蓋平王父為犬戎所殺東遷後即
命文侯歸國絕無討賊復讐之志夫子蓋傷之也然猶有誥

命而君臣之綱紊矣淮夷徐戎並興寇魯而伯禽征之為滑
夏也後此則隱公與戎會盟無復征討而夷夏之防潰矣故
夫子錄之所以誌書之變而為春秋之漸也曰是則然矣誓
列國之書也夫子作春秋最惡秦而夷狄之於書則以秦誓
終何也曰此又夫子之深意而春秋所由作也蓋書記二帝
三王之事中間治而亂、而復治若夏後商繼之商之後周
繼之是也春秋僖三十三年穆公不聽蹇叔忠諫而感於孟
明之言至伐鄭無功悔過作秦誓夫子錄於書之末蓋取其
能悔過則帝王之治可復也又以穆公知悔而不能改而帝
之治終不可復也又以王道衰而伯禹興且預、秦必代周

有天下先王之禮樂制度至此淪沒已甚無復六治之日矣
則作春秋以繼帝王之治有不容已者乎蓋自東遷後王風
不競故錄文侯之命繼望於魯故錄伯禽之誓魯又不競則
必折而入於秦矣此書所以終於秦誓者猶夏書終於胤征
商書終於西伯戡黎書之所為終始聖人蓋有深意哉曰然
則其為教何也曰書有三才之道焉如曆象璿璣天文也禹
貢山川地理也帝王政治人事也夫子所謂疏通知遠書之
教也然一言以蔽之曰中而已矣蓋中者帝王以來相傳之
心法也故堯舜之禪受此中也湯武之放伐此中也伊周之
輔相亦此中也是二帝三王守此中者也唐虞三代之臣維

持此中者也凡具於一經之內者又烏往而非中道之流行散殊哉學者由一中之理以求所謂疏通知遠之教焉則書之大義庶可一貫而無餘矣

學書大旨認論

多識畜德論世尚友孔孟所不廢也慨杞宋之無徵傷周籍之已去豈為一代法制云然哉義盡固為文字之祖鴻蒙初闢載籍未興故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而下亦特存什一于千伯耳典謨訓誥誓命諸體不同謂之書總五十八篇一言以蔽之不過敬天勤民而已何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固必立之君以治而教之則大君乃天地之宗子之惟天惠民

惟辟奉天而命不于常曷從而稽天命哉天之視聽在民則天心之去留一視乎民而已矣欲為天之肖子敢不敬天而勤民哉所以堯舜禪受非輕天下以授之匹夫也典微揆叙地平天成載在典謨者莫詳焉故揖讓一天命也堯舜何心也讀典謨而三聖相授受一道可默會也湯武革命非富天下而奪之君也慰民雲霓救民水火載在誓誥者莫詳焉故征誅一天討也湯武何心也讀誓誥而湯武之應天順人者可默會也且嗣君而啟與太甲成康輔相如益稷伊傳周召啟沃弼承明良際會咸班班可考而苟有合乎斯道雖秦誓亦採而錄之與子與賢宗子家相之說殆于虞夏商周之書

獨觀其深矣故敢以敬天勤民一語蔽四代之書也此非予之臆說也嘗讀魯論末篇叙堯舜禹之授受則記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數語叙湯武之征誅則記萬方有罪在朕躬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數語孔子叙書之意茲可識矣况敬天勤民原非二事而一念兢兢常懷匹夫勝予之儆其萬世君相之法程乎噫天人之際甚難言也臯陶謨曰天工人其代之箕子洪範曰惟天陰騭下民所以發明天人一致之理尤極懇切善降祥云百降殃又豈徒為君相告耶夫孔子上下二千年間錄書止此篇章若甚簡矣然言皆大經大法所昭垂也故開卷必先稽古而學古

有獲學古入官悉有明徵信乎論世多識莫若若也世儒號稱稽古不求之書而求之史傳諸子百家上無闕于天命下無補于民生其于尚友畜德何有哉

堯典

嘗讀易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孔子以大而贊乾矣讀論語大哉堯之為君也魏一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又以大而贊乎堯然堯之所以則天者雖中心信之而猶未有所據也及讀堯典見其欽明之德一天德也時雍之化一天道也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而其則天者其欽天之謂乎至咨四岳舉舜異位然後乃知堯之所以成其則天之

大巍乎煥乎蕩、難名者其在茲也何也乾資萬物之始坤
資萬物之生惟乾能統天惟坤乃順承乎天故群分類聚品
物咸亨而致役乎坤一無成代有終者也則是乾知大始大
始坤作成物雖乾坤合德而乾之所以大者以其有坤道之
代終也然則堯之所以大者不以舜乎及讀舜典見其重華
協于帝者固本之以玄德也然詢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
聰咨十有二牧舉禹作司空棄為后稷契作司徒皋陶作士
垂作工益作虞伯夷典禮后夔典樂龍作以言以至流共工
放驩兜竄三苗而極鯀皆舜之為也所以九官十二牧各任
厥職時亮天功奮庸熙帝之載而庶績咸熙雖之亦無為而

治也已堯之大不於此可想見耶是故坎離震巽艮兌之流
行莫非乾坤之運用而合德則一歸之於坤禹益皋夔稷契
之勵翼莫非堯舜之允釐而協帝則一歸之之舜觀群聖際
會一時堯其乾乎舜其坤乎九官之濟濟師師其六子之迭
運乎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民固莫能名乎天
堯不偏愛人而為天下得人以廣其愛民亦莫能名乎堯此
天之所以大而堯之大所以則天也但大哉乾元至哉坤元
夫固天地之自相闔闢者而堯舜明良相遇一皆法天之道
也湯之於虺伊武之於周召孰不然哉况堯之試舜必曰欽
哉舜咨二十有二人必曰欽哉所以昊天之欽若人時之敬

授三謨之祇敬夏書之祇台欽承商周之欽崇大道恭行天
罰歷稽諸篇帝王相傳心法本諸此也故章首揭欽明二字
不徒足以該四十八篇之大旨而大哉帝堯蕩蕩巍巍所以
則乎天而立萬世君道之極者舍此無餘蘊矣噫終日乾乾
夕惕正以崇效天也茲于書之欽明而益信

人心道心

人各有自其心而不自知者非心之難知也滯聞見者惑於
多言昧反身者急于默識故於危微存亡之間莫之辨焉
耳是故古今之言心者曰虛靈知覺是也曰人之神明是也
然而為善者此神明知覺也為不善者亦此神明知覺也豈

有他哉楊龜山先生曰未言盡心先須理會心且何物未理
會得心盡箇甚可見人皆有此虛靈知覺之神而不能反身
理會所以直妄混淆自家立命之原終生並莫之醒覺此

心學所以不容不講也不然心之萌於不善者不足論縱使
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此真心也知擴而充者誰歟觀齊
宣見牛斃觫而其心有所不忍乃曰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
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心學寧容以不講乎彼舜禹大聖
人也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訓釋不一大都謂道心
天理人心人欲蓋人之生也有是耳目口鼻之形即有是聲
色臭味之欲此欲固未為不善而不識心者則心為形役虛

靈知先覺之神悉從乎耳目口鼻之用其流不至窮人欲滅
天理不已也此人心所以危也道心豈離人而別有一心哉
唯自識其心者為能先立乎大而非禮勿聽言動則斯人即
為有道之人而其心純乎道也凡耳目口鼻之用一本乎虛
靈知覺之神淵乎其退藏宥密固不可窺而不離声色臭味
實不著于声色臭味所欲莫非天理之本然矣道心之微為
何如是心一也自道而言則曰惟微自人而言則曰惟危顧
其操舍何如耳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
心時莫知其鄉
惟心之謂歟合而觀之操而存焉非道心乎舍而亡焉非人
心乎危微係乎操舍而存亡原無二心當其存也虛靈知覺

與道合真雖變通不拘實淵微無朕斯人也心以道為主則
應用莫非道心之發見更何人心為聽用也當其亡也虛靈
知覺盡雜人謀雖未甚悖乎道終亦危殆一
斯人也靈覺
為精魄所拘知見隨形氣而動亦可執其應用不叛道者謂
道心之聽用哉是以主與用分而二心之說于此乎倡矣至
曰道心性也人心情也曰道心寂然不動人心感而遂通動
靜之分躰用之別也又有謂凡言心者皆是已發故書傳人
心道心皆自己發言之遂使務心學者莫之適從舜孔之心
傳終為千古不決之訟矣嗟夫心為人所同有之心道亦心
所固有之道也但此心既曰虛靈曰神明而于斯道莫之知

莫知覓焉其所謂神與靈者安在也以至神至靈之知覓而
百年之思為盡拘乎七尺之軀殼則心在斯人何勞且若一
至此哉然亦無足怪也何也此心神靈變化與生俱生使無
候有斂之方寸若惺惺在中徧現兩間實杳杳莫測非智識
可得而揆度非氣力可得而把持非伎倆可得而窮盡雖勇
敵萬夫莫能自遏其一念雖威勢加乎海宇而最軀日為游
魂攝制或纏縛荆秦或驅策機穽咸甘心無悔焉故偶觸多
露天真而晏安盡皆習氣舉天下滔滔皆良可哀也間有
聰穎之士又皆師心自用方其陽明稍勝恍若魍魅潛消不
待閃電收光便已流注異象故大舜猶致謹乎八心道心之

辨而孔子且喫緊于操舍存亡之誨誨者此也一何近之論
心孝者不曰慕直指心見道較之舜孔似為易簡及究其要
領不過指見在之成心便為本來面目認一心之覓智悉皆
自性良知即心是道動念即乖敵體承當立躋聖位又有習
靜團蒲屏息思慮一旦靈慧內照驚詫本體現前且云得此
欄柄入手四面八方一齊穿紐色色信其本來而勿助勿忘
活潑潑地造化在其掌握中矣故當今之季非流連光景玩
弄精魂便墮體出聰歸虛入寂夾雜二氏援聖經改立名義
以自逞其神奇或有矯流弊者又以此心神明知覓皆不足
據一切掃除別立宗旨以標立門戶亦不免舉一而廢百也

多說紛々于何而折衷之哉噫予過矣既謂寂感兩心者悖
虞庭孔門之本旨又謂直指本心者畧精一操存之真功予
何敢執已見論先輩耶嘗稽諸古訓美文王之心本自順帝
則也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何為哉武王之心本自配帝命也
上帝臨爾無貳爾心何為哉孔子心外無矩顏子心外無仁
也矩何事于不踰而不踰何待乎七十仁何事乎不違而不
違何僅于三月哉只此可以識道心矣只此可以見精一操
存之功雖大聖大賢未嘗瞬息懈矣此反心而求無負
此心之神明亦將無負于先知先覺者雖狂言勿恤也要之
人外無心心外無道一即立人之元人即凝道一具舍亡固

衆人之通病操存實入道之真机所以孔子曰人能弘道非
道弘人曰道不遠人々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惟人道
盡此心之神明知覓且在也安得先得我
一 同然者以斯
道覓斯人哉

朔易

天人生機本有定在也若徒明其理而不識天地生化之原
欲反求諸已養德養身與天地合其化生之機也難矣是故
生々之謂易而其所以生々者何哉一陰一陽是也日陽精
也月陰精也易字本取日月相疊而相推明生萬物之所以
化生不測者其原在茲也嘗有得于朔易之首焉虞書曰申

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蓋日月
月反會于朔而冬至之朔一歲陰陽之始也傳註謂朔為蘇
因月由晦復蘇取以釋朔之義可也惟不明朔之本來故謂
朔為歲事更易而盡遺其本旨天地生化之原聖人垂訓之
意反因之而晦矣夫東作南訛西成皆言其方而冬獨謂之
朔則朔即北矣舜典東巡狩至于岱宗南巡狩至于南岳西
巡狩至于西岳朔狩至于北岳禹貢東漸于海西彼于流沙
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則朔為四方之北也 然也不然何取
于幽都之義也在易卦離為日坎為月坎非正北方之卦乎
日月交會於壬而壬非亥子之間而日終始之於亥乎虛乃北

方七宿之中而中星在昴則日不在虛宿之初也乎可見正
北坎位壬子而虛宿之所在謂之朔乃月之本位也每月晦
朔之間月到坎位而日來會之則日月交會之為朔日魄
月魄交相摩盪陽神陰精互為吐納此正天地之交構也朔
日之名本諸此晦即幽都而萬象幽暗自此復蘇與易之明
入地中用晦而明其義同也知朔則知易矣或曰朔固起義
于日月交會之所矣易之義何取于日月乎哉曰坎位天地
之中化機之根源也唯日月合璧于朔故相推明生萬古常
新四時之溫涼寒暑萬物之生長收藏悉本乎此易之生
取諸日月之相疊也至顯明矣繫辭謂陰陽之義配日月懸

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孰非朔易之義乎則是朔也易也聖經
不過即天地造化之自然以示人而東作南訛西成皆天地
之自然者耳否則朔易止謂歲事更易何為獨曰平在而南
訛亦于人為何與哉或曰天地生機本乎日月交構者誠有
定在也魯謂人之生機亦自相交構而交構之定在與朔易
無異耶曰人身小天地也心藏神離日象也腎藏精坎月象
也坎離互藏天地且然况于人乎試自衆人觀之每日念慮
經營莫非精神之發洩及嚮晦入燕息而
熟寐則耳目
悉歸思慮盡忘神入于腎而交乎精魂亦隨神而攝于魄故
血氣流貫百脉歸原及將寤則神寓于心既寤則神游于目

此則人々皆然非養生家取坎填離之說也惟上而寐也神
入于坎故精得神而愈克斯晝而寤也精煥于離故神得精
而愈旺此其故何也天一生水陽也成于
則屬乎陰矣
在人為精是精神于地而位在坎然其元則生于天一其性
本陽謂之元精故其上與神交于離者乃天生之元會也地
二生火陰也成于天七則屬乎陽矣在人為神成于天而謂
在離然其元則生于地二其性本陰謂之元神故其下與精
交于坎者乃地生之元會也觀圖書之法象坎離之卦畫可
証矣故水火不相射其體為坎離水上而火下其用為既濟
神藏精、藏神其生、之本原謂非天人合一之道哉所以

邵子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指點天地化原真切于此白沙陳氏曰此兒欲問天根處也子中間得最真指點人身樞機真切于此但言天地而不合乎人則視為造化之玄談言人而不本諸天地則視為修煉之別術言天地人而不實指其處不免揣摩臆度卒流為他技矣何不即易書本旨而闡明之俾後學知所適從哉嗚呼世之人徒知天之神為日而日與月交于朔莫知之也徒知人之神為心而神與精交于坎莫之知也天地之造化未易悟而人身之精神試肯審察于寤寐間而即得之矣是以觀精神之交于腎則天地交構為愈明觀日月之交于朔則

人身交會為愈顯但在人一日之夜分即在天一月之晦朔一歲之冬至天地交而物自生精神交而體自暢者無二致也然則法天之學如之何曰見離勞坎其均而坎獨為勞良有深義中庸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皆中節謂之和而下文止承之以時中焉果能戒懼于不覩不聞而極深藏密以立大本則勞坎朔易之妙當自得之

伯

夷

典

三

禮

寅

直

清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兪次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兪往欽哉

三禮

禮者理也天理之在人心一而已矣天下無二理宜乎禮亦無二也然古今之言禮者曰修五禮曰五禮五庸曰百禮既至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禮何若此其繁哉要不越乎吉凶軍賓嘉五者而已矣譬之水焉江河必有源也其流千支萬派皆江河之委也不知禮之散殊者日泳游于江河而昧乎水之流不知禮之一本謂其能窮水之源也奚何哉嘗讀虞書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或曰三即五之誤也或曰三

者天地人也使於本文無所指謂三為五之誤可也謂三者
天地人亦可也獨不見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
哉惟清之言乎然則寅也直也清也三者即伯夷之所典者
也孰謂寅直清之非礼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析其條理至
纖至悉雖萬端不足以盡之人徒徂於舊見舊聞而有指寅
直清為三礼者鮮不以繆妄訾之矣殊不知人之一身自獨
居一室以至於大庭廣衆自刑于妻子以至對越天地神明
自洒掃應對以至作止語默周旋曲折何一禮何一非天
理之節文也使不寅則怠慢矣曾有怠慢而可以為礼乎不
直則邪僻矣曾有邪僻而可以為礼乎不清則禮亂矣曾有

雜亂而可以為礼乎果知天理在吾心而舉動之間一循乎
天則自夙至夜不怠慢則寅而寅即礼也不邪僻則直而直
即礼也不離乱則清而清即理也試自一既之緩則條理
散矣未有條理不肅然者迂則條理枉矣未有條理不截然
者濁則條理混矣未有條理不秩然者知此則寅直清為三
礼可無疑也况合是三者乃人心固有之天則不待安排不
待矯飾隨所感觸而森然發見大之而五典五礼析之而三
百三千度雖雍容寅則一也儀雖曲折直則一也文雖繁縟
清則一也何也人心本寅人心本直人心本清凡由裏達外
條理不紊莫非自然之礼也或者又以吉函軍賓嘉各有所

宜禮儀威儀各有其等苟以寅直清為禮焉則儀文度数可
盡廢也耶是又逐於儀文度数之末而不識其本矣孔子曰
人而不仁如禮何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正以儆世之逐
末者觀其大林放之問可知也易曰嘉會以合禮曰會通以
行其典禮記曰無體之禮曰至禮不讓而嘉會會通無體不
讓不有出於儀文度数之外者乎可見寅直清禮之本也吉
凶軍賓嘉禮儀威儀禮之文也本與文不相離而五典五禮
三百三千莫非寅直清之所在如記曲禮曰之以毋不敬
也嗚呼人果知寅直清三者為禮則三即五之誤三指天地
人皆疑所不必疑釋所不必釋彼區々於器數送節之辨別

者皆非所急而禮之本可識矣

洪	初百五行	水潤下 火炎上 木曲直 金從革 土稼穡	酸 苦 甘 辛
範	敬用五事	貌恭 言從 視明 聽聰	肅 人 哲 謀 聖
	農用政	飡 祀 司徒 司空	官 三 統 五 政

九	次 協用五紀	歲 月 日 星 曆 數	
	次 建用皇極	無偏無黨 無反無側	
	次 又用三德剛克	平康 正直 疆 弗 友 剛 克	

疇	次 明用稽疑	雨 霽 蒙 卜 五 占 直 二 悔	
	次 念用庶徵	雨 肅 暘 休 人 肅 狂 寒 燠 徵 哲 徵 豫 急	
圖	七 克	風 聖 蒙	壽 富 疾 窮 憂 福 考 終 命 弱 反

嘗讀洪範見武王之所訪箕子之所陳俱在彝人攸叙然疇雖有九而其首要則惟水火木金土五者而已矣何也彝倫攸斁而帝不畀鯀以洪範九疇者以其汨汨一行也天以洪範九疇錫禹而初一日五行則五行謂非九疇之大綱乎雖于初獨不言用下文八者俱以用言非五行獨無用也蓋以下文所云用者皆用此五行也九疇只此五行夫固所以陰陽下民而為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所謂彝倫之攸叙叙此焉耳是故惟五居中不以數言五事五紀庶徵五福則皆五也政雖八也食貨祀賓師統於三官而八政非五歟德雖三也正直一而剛柔之克各二三德非五歟稽疑雖七也卜兆五

而其占則用二稽疑非五數至六極則皆五福之反也但五行在天地間凡萬事萬物莫非其自然之運用而用之者則各有攸當耳所以敬用五事即五行之本諸身而罔弗欽也農用八政即五行之施諸民而農為先也協用五紀即五行之合乎天而罔敢悖也建而皇極即五行之一於中而端表則也又用三德即五行之矯其偏而從乎正也明用稽疑即五行之各有兆而慎所擇也念用庶徵即五行之各有徵而可自省也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即五行之罔在人所自取也可見皇極居中固有以握乎九疇之樞五行在初實有以統乎九疇之用是五行不言用而天下萬世之六經大法雖

欲越此以為用焉不可得矣况箕子之所陳者乃千古聖學之傳故建極在君會歸在民王道蕩々平々本人々所當率由而天人貫通之理亦人々所當會歸焉

作此則彛倫叙

悖此則彛倫斁矣可不慎哉至以此揆之洛書載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而五居中于義本無所取但其所同者五行也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五土則是水火木金土在洛書謂之九數而天地萬物之數管是矣在洪範謂之九疇而天地萬物之用管是矣諸儒不知五行乃洛書洪範自然字契之妙必欲以疇強合於數焉何哉且洛書自一至九其奇耦方位各有定在洪範自初一至次九不過

九疇之九耳果何以見其初一五行三八政之類皆為奇次
二五事四五紀之類皆為耦初一五行方位當在下次九五
福六極方位當在上八政當在左五紀當在右也洛書之數
九而洪範何為于初一即曰五行次二乃曰五事次三乃曰
八政其數皆雜亂而不循其奇耦方位之叙也雖曰天乃錫
禹洪範九疇原未指為洛龜何為即以洪範之九疇配洛書
之九數以其言列其位且行之為八十一章焉果洛書也果
洪範也止因同一九字而必欲一之同之怪其愈傳而
愈訛耶况禹既因洛書以叙疇矣或謂先天卦取則洛書又
有謂後天卦取則之者果天也錫伏羲復錫之禹果伏羲

已先禹而為之書禹乃後伏羲而為之疇果禹也文王叙之
為九文王後禹而列之為八果禹先箕子而為之範箕子後
禹而行其說耶諸說紛々皆劉歆之說誤也要之道一而
已矣得其意則殊塗而同歸否則道本一而見則二惡足以
窺聖人之學

皇極

之建

貌恭肅
言從又
視明哲
聽聰謀
思睿聖

水潤下
火炎上
木曲直
金從革
土稼穡

時雨
時暘
時燠
時寒
時風

五福

皇極

貌不恭狂
言不從僭
視不明豫

水不潤下
火不炎上
木不曲直

恒雨
恒暘

六極

不建

聽不聰急
思不睿象

金不從革
土不稼穡

恒燠
恒寒
恒風

五行在天五事在人天人一躰而人之用五事所以用五行也
用一也敬則皇極建不敬則極不建而沐徵隨之矣使於五事之用而五行配屬不清于何而用之何而驗之哉
嘗考諸古反諸身因以詳究洪範之說焉木貌火言土視金聽水思此孔劉傳疏舊說又增參以眊增罰以陰信未然也
蘇允明乃謂木貌金言火視水聽而土思子由又謂土貌金言木視水聽而火思其信然乎至蔡傳出而其說始定然天
人之際終有未易明者必先明乎天地之生成斯人道可識也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雖其生理備具而天地不合則不成也故地以五合一而水成天

以五合二而火成地以五合三而木成天以五合四而金成
地以五合五而土成此五行之所以生且成者天地陰陽會
合而會闢無窮者也水生於天而行於地故其性潤下于易
象取水在天上水行地中而浮游天地皆水也火生于地而
運於天故其性炎上于易象取明入地中火在天上薰灼天
地皆火也周易首乾坤終坎離既未濟天地定位水火不相
射又謂雨以潤之日以暄之是也天三生木所以木皆發榮
向上其性曲直資水以生其位東方而條也暢者其出機
也地四生金所以金皆堅實沉下其性從革賴火以變其位
西方而嚴凝肅殺者其入機也天五地十陰陽二合為土萬

物莫不資之以生以成而止曰土爰稼穡特舉之之養生最
切者言之而土乃天地之沖氣也是天地開闢莫先乎水
濕生燥火燥生潤水滋木生木為火母火也 土變水為金子
燥濕融結而土為水火木金所附五行生成變化不可窮詰
其理則不可易也其在人也 有形即有貌以貌屬木者取其
氣之生以貌屬土者取其形之成不知生成之原在易曰男
女構精萬物化生大極圖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而人生焉有生之初氣以水而聚形以水而結有生之後周
身血氣之運莫非水也貌非人之水歟甫生之際即有聲
氣發露神之昭也天有震以著其陽之動人有言以宣其心

之聲觸之即發出悖未違倏起倏滅亦無定象燭火燎原片
言喪邦言非人之火歟諸家每以心腎為神氣之會者亦有
見於腎中水精氣所由生顏色之光澤係乎腎水之周流故
腎為形色之本心固神明所舍而心主乎舌故聲音之發皆
根於心也木于時為春其氣散在人為魄在目為視故以視
屬木金于時為秋其氣收在人為魄在耳為聽故以聽屬金
易謂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木外榮視外見魂外游類也金內
鑑聽內受魄內守類也彼謂金有聲而屬火 言者固未識內
外出入之義都知金以火而革聽以言而變歟 爰稼穡屬
之思者人賴五穀以養生內經曰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

焉又曰在地為土在臟為脾在味為甘在志為思 傷脾
為一身之統思為五官之主也非歟五行具于人即其運于
天也明矣其用之人也又豈天人不相乎 水即雨而莫
不滋潤者其德也故貌之德恭而作肅為水之用焉潤身生
色謙退下人所謂抑々威儀維德之隅是也肅則時雨而休
徵反此為狂則恒雨而 徵矣火即暘而莫不從化者其德
也故言之德從而作又為火之用焉發禁燥妄出遠鄙悖所
謂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是也又則時暘而休徵反此為
僭則恒暘而 徵矣木氣煥而曲直四達仁德也故視之德
明而作哲為木之用焉離明外施旁燭無疆四目明而無不

照也哲則時燠而休徵反此為豫則恒燠而冬徵矣金氣寒而從革歛藏德義也故聽之德聰而作謀焉声入心通訐謨遠猷聰四達而無不納也謀則時寒而休徵反此為急則恒寒而冬徵矣土氣宣播為風猶人之大而化焉之謂聖也故思之德睿而作聖為土之用焉通微生於思至黃中通理神明昭融哲謀爾又無所不用其極所以聖則時風而休徵反此為蒙則恒風而冬徵矣但其用有五其敬則一維敬則平康正直剴柔得中而皇極建斯為五事之紀而休徵五福應之不敬則剴柔偏而皇極不建斯為五事之失而冬徵六極應之若曰某徵某福某極應某事焉拘滯穿鑿一劉向之說

則非矣是故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六民究其實不外乎敬用五事之至也此固攸叙彛倫之要天人之大範也初一日五行而八者之用皆用此耳用一者寧無敬乎哉

祖甲帝乙

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前人有定論矣然道外無事一外無道經史可以道與事分言之哉春秋魯史也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一經聖人筆削遂成性命之書此其事之所在即道之所在可傳可信焉萬古紀事之宗也尚論三代以前經有殘缺考諸史一有誣雜折諸經可也于祖甲帝乙深病史之

不可憑矣幸而有經存焉蓋書乃聖經所以道政事者也無
逸篇周公陳以訓導成王而歷舉商王之無逸者有曰其在
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
於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及讀少微
通鑑曰祖甲嗣立為人淫亂殷衰在位凡三十有三年而崩
將以為兩人也則名同享國曆數同及考邵子經世書凡世
次歷年六無不同者將以為一人也何一治一亂一賢一不
道其相懸一至此耶且無逸之書周公舉以告其君孔子取
以筆諸經可信可傳無踰此者史迂尚以祖甲為淫亂而妄
加詆毀向非無逸之篇則祖甲之誣將終於莫之白而至有

疑祖甲為大甲者是史以記事其於事之是非直偽且不可
憑則又何有於道哉又嘗誦易於泰之五爻曰帝乙歸妹以
祉元吉歸妹五爻亦曰帝乙歸妹吉易三下十四爻實舉
其人者甚鮮而於帝乙則兩及之雖歸妹之禮或始於帝乙
而元吉之占各因其卦爻然苟非賢君周公於易爻何為屢
以名號稱也按書之多士篇曰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
恤祀左傳晉趙鞅救鄭筮遇泰之需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
也春秋去古未遠且其言即為泰九五而發亦有可據何京
房傳乃有湯歸妹之辭荀爽對策張說作銘皆因之程傳則
以史謂湯為天乙厥後有帝祖乙皆賢王也後又有帝乙未

知孰是夫書稱帝乙有明德及考史鑑所載則云帝乙商道
益衰將信載道之經乎抑信記事之史乎信經則書與易合
信史誠不免程傳之疑矣夫易書所稱帝乙祖甲皆周公所
表章也二王必為商之賢王無疑况商王多以十干為名取
乙之名者五曰天曰祖曰小曰武曰帝其五次各異何為不
不直信易卦爻所稱本帝乙也而反以天乙祖乙之相混以
甲名者五曰大曰小曰沃曰陽曰祖亦五次各殊何為不直
信書無逸所稱本祖甲也而反以大甲之相何雖然經史中
或帝乙原無可考疑為天乙可也而載諸多士者至明顯矣
傳易者不之信而祇信緯書與京氏之說或祖田何原無可考

疑為大甲可也而載諸無逸者至明悉矣傳書何不之信而
祇信帝記與孔氏之說焉則是經且因傳而淆之矣又何怪
史廷詆誣祖甲帝乙而後去莫之辨哉噫使何初夏后孔甲擾
于有帝且有盤盂之戒而史遷亦謂其淫亂不道今雖欲辨
之其如文獻不足徵何

穆王三書

君牙

命君牙為大司徒

冏命

命冏伯為大僕正

呂刑

命呂侯以刑

穆王三書

穆王周賢君也後儒信雜說而不信聖經乃誣之以髦荒何哉昔孔子定書自周成康之後獨存穆王作君牙伯冏呂刑三書用人訓刑俱不墜文武成康之風烈謂之為賢君也諒非溢辭矣及觀韓退之作徐偃王遺碑乃曰偃王凡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時周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得八龍騎之西遊宴王母于瑤池歌謠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辨者無所資正咸賓祭於徐執三帛二生之物於徐之庭者二十六國穆王方且復命造父御長驅而歸伐徐偃王北走嗚呼如退之說則夫子所存三書皆可廢矣孰知是說也倡之者

列子和之者左氏信雜說而不信聖經退之不得違其責也夫乘八駿而宴王母列子之說也謂西極之化人請穆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袂騰上乎中天既而王悅不恤國事肆意遠遊乃至巨蒐氏之國又升崑崙之墟以至於瑤池此但列子假託謬悠之言以彰其神仙之術與黃帝不親政事夢想華胥之事同莊列寓言大段譎怪多類此厥後左傳不察乃因其說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皆將有車轍馬跡焉妄者又作穆天子傳以廣其孟浪之說此退之所為據也夫以列子謂穆王好神仙不恤國事為可信則黃帝不親政事亦可信耶以穆王宴瑤池為可信則黃帝至華胥國亦可信耶且

列子謂西極化人既以變物之形又且移人之心又謂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化人亦曰吾與王神遊也形奚動哉夫既謂之默存謂之神遊而遂謂其乘八駿宴王母不親政事信以為實雖莊列寓言之意亦弗之察矣但韓子亦因文見道者至謂偃王能行仁義穆王伐之不益謬哉夫有周王在上而偃王乃敢斷諸侯之辨爭受列國之玉帛恐知仁義者不為也况信怪誕之說而違夫子定書之旨因徐偃之偽而使穆王受耄荒之誣是可以弗之辨哉今三書具在也其命君牙為大司徒則自謂守文武成康遺緒其心憂危若蹈虎尾涉春冰必賴股肱心膂為之翼也其命冏伯為大僕

正則自謂怵惕惟厲中夜以具思免厥愆至有僕臣諛厥后
自聖之言非惟見其所任君牙伯冏為得人而惕躬畏咎亦
甚切矣其命呂侯以刑也則歷告以謹刑罰非辜年雖老耄
而一念哀矜欽恤之誠見于言表反謂其意不在天下何耶
向使穆王三書所言皆無實所任之人皆不當在夫子必不
取之以垂訓也夫子存其書則君牙伯冏呂侯必非妄人穆
王必非不恤國事之主也明矣當是時君臣若此謂徐偃偃
王已繆况又受諸侯之贄乎何後儒因伯冏為大僕正則曰
穆王好馬故也因呂刑王享百年耄荒則曰老而怠荒故好
遊也所以書傳謂穆王巡狩無度財匱民勞至一末年為一

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夫子錄以示戒是感之人心甚而愈失
其真矣盍即書之本文而玩其旨乎書曰王享國百年耄荒
度作刑以誥四方蓋荒度之義與禹荒度土功同言年雖老
耄猶荒度作刑以誥四方正見其不敢怠也至謂弘敷五典
式和民則尔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尔之中誦斯言
也穆王之命誥與吾夫子垂訓之意昭然如日星也後人徒
信雜說而不信聖經何哉

秦誓

昔者孔子刪書而終之以秦誓嘗竊怪焉或以為周衰而秦
興孔子固已先見其微而於叙書特錄之也噫聖人之心至

公無我豈得逆料於數百年之後而以事功成敗論哉及觀秦誓一篇則見穆公悔過遷善懇至惻怛若禹湯罪己有汲汲乎其不暇者至其昧思一介之臣以斷、無技休、有容焉賢而以斯人為子孫黎民之利其媚嫉者反之此尤可為千古之龜鑑春秋戰國諸君慮有未及此者也然則如繆公者聖人惡得而不與而秦誓一篇聖人惡得而不錄聖人取舍予奪垂鑑萬世豈苟私一繆公而已哉故論五伯之功則大齊桓以其首能率衆尊周而攘夷也論五伯之德則取繆公以其獨能自反悔過而遷善也知夫此則堯夫特稱秦繆為伯者之最蓋論德而下論功其家法有自來、夫繆公誤

用杞子之謀而違蹇叔以至有殺之敗因其三吐喪師辱國夫人而悔之矣惟其悔之而不責於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之流而深引咎自責增修其德政三敗卒用孟明而霸西戎此其難者故傳曰繆公之為君也率人之周也與人之一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惧思也由是觀之秦誓之詞夫豈苟為美而已耶予又觀繆公事其有出於桓文之上者三晉夷吾之入晉秦納之矣夷吾背河外列城與賂而不與秦而繆公不遽怒也不豹奔秦勸之伐晉則不許及晉飢乞糴則又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且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若此者可謂庶幾於王者之量彼齊桓一怒蔡姬而遂與伐楚之

師晉文之侵曹圍鄭惡其出亡而無禮也何禍也百里奚亡國之俘也繆公牽之牛口之下而登之上大夫之佐終其身倚任而不疑若蹇叔若由余若公孫子桑皆列國之雋也並相與周旋共國政焉若此者可謂庶幾於王者之明彼晉有子犯從亡於外者十九年矣而其入國也猶投壁於河以為誓齊桓知任一管仲而終不免溺于豎刁易牙開方之徒何明之足稱也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牽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若此者可謂庶幾於王者之義彼齊魯之同盟舊矣而桓之入也首加師于魯衛晉之宗也衛侯一貳於楚晉文執之且使一加醜焉其

視繆公哀滅江之心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由是知之繆公推其能悔過遷善是以平生舉動亦多光明謂其為霸者之最良不誣也秦自穆公而後代有英君以至于始皇卒併天下或謂繆公有遺澤于子孫也亦宜然其後世所由之道強猛恒有餘而仁恕多不足甚則變壞先王之法流毒四海為生民之一厄使孔子見之必所深痛安得以與穆公者而與之余故曰孔子之錄秦誓也賢繆公以示訓也不計秦之後有始皇者也堯夫之進繆公也嘉其德之近於王也慨天下之統乎霸而入於夷者也許敬庵

丹書圖

敬勝怠者吉 怠勝敬者滅 義勝欲者 欲勝義者凶



陰陽中外動靜體用理欲明暗善惡吉凶之象躍然在目

武王始入殷訪於箕子受洪範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
惡有藏之約行之得可以為子孫恒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
也召師尚采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
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齊三日王端冕出師尚
父亦端冕奉書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北面立師尚父曰先王之
道不北面王西行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
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
於席四端於杙於鑑於盥盤於楹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豆觴於
戶牖於劔弓矛皆為銘儆焉

上古初無文字庖羲畫卦及先後天圖河洛圖書即文字也
故後世雖有文字之傳而圖象不廢武王受洪範于箕子乃
有九疇圖受丹書于大公世止傳其文耳圖則未之觀也近
王欲立氏携丹書圖示予謂閔中舊傳此圖象一展開之令
人悚然懼欣然喜蓋不待誦其全文觸目徹衷受益非淺
矣夫圓天象也方地象也黑白晦明之象也人心躰虛靈洞
鑑圓融靡不統括故圓象天苞隨感截决行止疾除時措合
宜故方象地矩與易繫圓神方知其理一也然此心在中敬
則虛明澄澈怠則晦蒙窒塞故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事物應感義則正明訢制欲則叢棘桎梏故曰至勝欲者從

欲勝義者凶是方圓即中外體用寂感之分黑白即善惡邪
正禍福之辨所謂藏之約行之得可以為子孫恒者何簡明
親切一至此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又曰作德心逸日
休作偽心勞日拙先後一揆有自來矣但此心發與未發分
象方圓豈判然不相合哉亦惟觀象天地斯得之矣彼天之
圓包乎地外地之方奠於天中天躰大虛而天之氣則充貫
乎地凡萬類網緼發生于地者皆天之氣也乾統天坤順承
天乾坤一一即心之象也此心渾淪大極莫知端倪應機變
化各止其所未應事非先既應事非後寂然不動非局于內
感而遂通非滯于外顯仁藏用常明常竟要在得心妄象聖

訓躍然常在心目間矣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
德不孤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
之內也觀其會通列聖豈欺我哉

